



點化堂日記 七

九月初一日

二月廿五日

默化堂日記卷七

九月初一日平日雨息雲清行廟香西望已
間初冬集南院官廳相贊臨澤安令勅
突指跪且告矩門射飭所屬毋誦言突
返署日中丞書亦言灑澤南使所屬一却
民舍傾賴考与急賑於是考与以賑為
亟、矣中丞又言三原清丈黃金美計表
年之久既致廢無所考与惟以文量之
福早報中後是言也秦民受其福 午暢晴

初二日晴 課闕中書院諸生題善民問無
恒產因無恒心為無恒心故解邪後無不為
己及陷于累然後淫而利之是國亡也亦有仁
人在位困民而為也詩勉作德心德日休曰
心字封內後同院長初子俊生志學喬致
論甚洽飯畢命崇院每卷鈐小印出過
藩署遇懷法非而解廷至比送案已
暮矣聞人述時事不勝杞人之憂

初三日晴

初四日晴 夜雨達旦

初五日早起雨息雲淡微而西方雲散午間果
早日出矣南山屈在楚蜀蒼廬會迺充斥
間予督緝袁公適入平原張廷梅又稱饒
梅大匪魁也潛入會垣蹤跡之南郭店中迺
去不數月而徧延十數州孤涇陽高陵長安
盜案皆其主謀而身不與形到事亦與統
防營之果副將董臣高道黠者入其堂因從
觀金山訪貝分駐州縣頭首實事人所招大尋

姓名住址

老三老五老六十三人且言張廷梅更名廷甲及汪
陽岳某之譚崇階與吳堂皆以兩犯羈維而獄
中乃擬維而令出之復約善民及咸甯長安而
令定期捕其臨潼渭南華州高陵大荔潼關
諸州知府飛函飭同時捕提明律金山及鄉約
充逐冒大已充假他事隸繫子防其使也

初六日晴閱因官令王光烈所照律例九冊核改
八百字誤者不過數字可謂勤矣王為來因
共婦主謀殺共夫及共婦之父因殺奪夫而

姦婦不親與見事二發核不肯承經府局
研鞠案始定

初七日晴名牧令正逢十二人閱閱中宏道而書
院得卷長安令還咸陽會匪已獲七人此
兩令親行所得只稍遠道差役往傳去分皆道
矣差之不可靠如此

初八日晴核平利一家四命案未結飭謝局覆
訊入夜星月皎然五鼓時平信矣依法送
東求友高譯卷擇其佳者願助膏火抄第

五
七及十二兩卷不為遺失備筆資該其另鈔
合送還筆資該是考先生已取去並取某
七卷為評予答書云原卷幸存但卷鈔
時完未括法以評源感友人語中精察者
不若是謹考銘戒

初九日陰秦中菊少細種種植六不得法枝葉
高下不能完美別其色雜其葉亦不下四
十餘樣園中可植任其橫斜皆有逸致庭
事必購集各種三百盆不感山形湖明

愛重九之名錢山現大千之界可招要同如奉
共賞名花流連竟日然燭判事仍不使
某者留膝也

初十日早陰午晴夜月望見南山樹奈閩河菊
未書言八月十三日上南雁石橋河從南決汴
梁西南玄城二十里一片汪洋中牟滑川尉
氏宛在中央河勢南趨黑垌口液已乾
渴柳園口亦僅天餘大有漫漶徐城道之
去但不念與洪澤湖或運漕表下河此閩

天下大局陝西近夏分鄂豫饑民徧野思
有奸民乘之紛亂不可遏也

十一日晴方伯以河南水災慮飢民入境
土匪乘之起事而慮是也以浚十二連城
以守南原分紮策也予以乾州刻餉永壽
盜案西邊不靖劉將楚華又調署漢中
慮西防多缺請以任鎮正時代之方伯意
見相同而不敢上予恩惠之乃以二事會
飭具字 濕請紳議保甲各條

十二日晴補時微雨咸陽捕獲會匪三名與
前獲成甯長安會匪均發西安府審訊
梁蓋昌又報獲修德十三都會匪四名
十三日晴 濕三營將官議省城各防事 是日
為德室劉洪人生日兒能自立女已適人并男女
存者十五人游人之年正六十使其生存樂而
知也 日瞿慶甫書律例伍拾部 四月恭自鄂
之 旅帶到

十四日晴 黑龍江馬隊自伊犁撤回過此臨街

撰列賭攤游民隨之者三萬人委負李士珍訪
李平日差少致差官決裂矣城守任其法擒二
人平日此官兵也姑還使自法仍於案之再犯
擒之官解黑龍江矣帶兵之副都統伊積斯
精於懼 初蒲留之間謠言六日渭南孝義
鎮九日蒲城死將作客民棄家遁土人惑
之往者相接果到將來告遣馬隊假言清
道過烟民皆安堵擒造言之王茂盛王茂
盛王一章獲所散紅布紅紙等令西

安府窮治之

十五日晴河黃河南趨至周家口入淮運衝
襄下河江甬財賦之區鄉稱小湖廣出米最
多向產資以接濟之或澤國河水入江為
患尤巨又人民被害太多巡飢寒迫而為
盜奸人乘之大局不堪設想未知謀國者何
以弭此大患也

十六日晴約柏子後劉煥車而院長李工
部岳瑞皆秦彥也

十七日早晴午陰夜雨遂白一鐘問雁字獲
命匪劫乾州城內衙署被劫盜案永壽志
有盜案犯已獲年定兩書院詳甲乙

十八日晴閱字律館考三十五本

十九日某來看菊索飲因約李邦生翰林
宮農山太守候發軒樊中內兩天令燒燭對
花清談半日字字法文書已漏下三鼓矣
二十日晴初赤帛收十餘呈有許告亦有
已定罪圖翻亦有州和延捕亦有差報字贈

不傳行亦有隱情未遂去惟胡邑一呈稟只
塔某為良民鄉約紳衿証以作賊寫主生
地分贓和令勒使繳贓某賣田繳果紳約又
証所繳仍由竊來和令沒速果答二百死又
行只父進贓云二予叱曰汝塔果良民鄉約
証之紳衿証之和令又証之有是理乎果無贓
汝塔曾做事答二百不致死只這塔也為令果
此刑罰人敢沒進其家房乎死亦有父在汝不
為屍親掛只呈告大哭予曰此肅受之懇也

不理邦生以賞菊七律四首來清才也
答李邦生堂菊山詩啓

文書如集正苦度芳華福便來出就風那
味五折向山海生對南山湖如之蘇蜀芳好
太白之筆花瓊瑤由來詠不傳自詞人佳
作雅志新之謂矣致珍

廿一日晴派新冬艤舟

物龍舟

廿二日晴同方伯糧道西安府咸宜和出東門
會於金花黃麥田萬頃旭日初升東南

而杜陵本也

行五里許為白楊寨已見城隍循梁行原

上土人指對岸高原皆瀟陵原也五里月登

高道頗崎嶇下與行五里馬登控小憩於興

聖寺：燬於回元僅存三穴院中卧尼法澄碑

尚完好惟書人名字漸換及志書至劉彭王

志疎書又經幢對為二均不蔽風雨掛舉

玉城中惟法備午餐：畢又行數里至常

家灣立原上俯視澹水并渠身因湖斯渠

與廣察地形：高下而後築之雖後也致龍首渠出

北首原大峪水三支，東一支也。自龍原卽經傳江
卽引駕迴任卽堡，珍珠泉合流，玉雷家灣子
入庫河，復從河空伏流，澹河由王家溝築隄，經
杜家坡、秦家溝、王家礮馬、登空、月登高、轉而西
流，迤水害，卽入城壕。此當年築道，計長一百二
十里。十里置水夫同治初，因湮廢已久，復由澹河中
趙家灣築壩引水，由杜陵原旁舊就渠下開濬，行
渠計長七八里，仍由月登高故渠，計長六七里，流入城壕。
未久，六廣遊擊劉廷貴知縣王鴻儒議，卽修新渠，不

特引澹，更有五泉入渠，且自趙家灣受水，渠與河引
水甚易。今據舊渠之廢，由北首原崩也。原崩水最
成，僅五六丈，或僅二三丈，必激而移，使水至山，有起
伏，遇低卽穿，卽為土硬，如橋形，夾水使行，橋上豈能
經久。是就舊渠，舊渠已難，新渠自趙家灣起，卽稱水，
渠平，必為壩，壩澹，括能入渠，一遇漲，若留全
功，若棄，且歲修，勞費，卒有已時，此不能修之也。
通水上原之後，原岸壁立，又係砂土，碎石，石一有
穿漏，卽原下田，屋基被沖刷，此不可修之也。

近龍首原處引水灌田其利為溥即下游近溪
岸及向自向不得流田者亦多若引灌入渠民
溝實利而渠水不能灌田遂建城壕壕水之利
蓋有限此不必修也灌水夾以洧身東西之
定渠壩修既而洧身東往不能入口尤為甚蓋
議既定乃由山碓還山碓其東門二十里入湯
峪之大也

廿三日兩閱四月試閱中書院諸生政論頗有能
窮經知古人義法者有能究心而未得門徑詳

為指示異樸學之興起也

論中書院試諸生

論上決得反試十一名薛秉辰丁士哲雷於林
雷登內岳峙徐恢璋薛德齡冠原李毓祥
李榮子善舒受益等名微則詩篇或以志勝或
以氣勝或以才勝均有可取名所書扇一柄家
刻一分階碑二分鏡交到考論卷六本以餘按
閱薛秉辰政考白鏡四十二子於考考古文
本斯最清援引故考以詩白鏡異同簡考不

煩敘述者往往惟好聚在玉廷之樂幸非河野
而取義迥別考誤繁幸勢近為解乃且連由
白釋由字由訓自訓從訓用或與程同各以由為
沈尤同沈考指以庶尤許人尤之存字作沈
且沈尤互廣韻十八尤由猶在三葉音亦互別
致誤以由同沈二事治江如兩家之誤解割申
初考引緇名註割之言善之文義較明而
餘均安惟洵為沈鍾鍾之是微鍾字小學論
以窮經窮理也言括兩端之為於所以不

可編廣之故疏通沈之是破漢宋門戶之見樊銀
五兩雷登門段二十四事薛德齡段十八事就孔傳
正義纂傳疏析甚明小學論俱平正敘事段三十三事
條舉異同加以論定未免有臆辭之憂也說書誤
曾告馬瑞誤瑞此或足筆誤或以廣雅為廣韻
小爾雅為爾雅也並書名上誤又云說文因字下引
廣雅云之別釋重互漢時安經見魏強稱之書又說
文引經不過略舉一語為說並不編引經文致中每
多掇出又出致中稱說文正字息字冒字祿字用

字向今命字就字所引諸文許氏原本並無蓋近人
推釋形影之切也字去法經制取法說當檢查
原書蓋心比較展轉得贖貼誤非以此卷疏失最多
然肯如此用心亦不易得小學論之能暢者當薛寇
三卷均各獎銀三兩丁士哲小學論切實簡要致
十三事雖敷說單薄而敘述甚明獎銀二兩徐
惟璋小學論考原旨致不合體式亦獎銀一兩
李自溥書少賦不博與此生斤之論論無此
形似生功取效方易亦實識期其通而已

只為勉旃各卷俱存備采特論

廿四日早起雨息雲淡午乃放晴南山猿隱檢
西回鳳印乾五府州查勘水利委交李守瞻彙成
一冊再以志書各段存之

廿五日陰晴相間未見南山日色赴院閱者

詔塞黃河決口部議銀六萬另覓由戶部奏
帑二萬兩共四萬另由各省應解帑項地餉
改撥濟河而止據奉河總督三疏

廿六日晴會舊日糧色物滿臨決口先自止威

甯孫守孫界瀾漚分派因連月潦向雨多
漲者致將舊堤冲决去夏復浚田地創築
屋宇四十餘部予函達中丞報書贈郵至是
水涸因往勘估議修出東向東北行至澧
橋迨昭忠祠祀回治五年冬張從愚之仇明
蜀汝軍敗於澧橋陣亡將士甚多也蕭從愚德
揚揚狂習德服為舊識洪貝詳書分呈我
死之尤烈下與拜之又東行至瀾橋古墩二
十里先循瀾漚堰南直到瀾後原下視決口

乘又自瀾橋兩岸視決口三處皆舊堰今
年秋築之堰幸急而土壩已崩洩六畝改
常往瀾漚示之劫畢還行館小憩行館及
及孫^孫皆類約計工程需費千緡俾日已
西傾矣

廿七日晴

廿八日晴華州之河會處久旱倉穀難於清
查編師旅穢饑之後此止處又有旗人另居村
外知其人丁絕而族且轉地亦種之有秋感其某

人丁終而代為種地種糧者有地易安主不以丁割
而糧名不改其操籍而給印名丁名供不相符今
盡為之更正曉諭民間奉抄曉諭又設立法旗
俾零星小戶不至用處分之糧每馳守候皆送
糧道所定新章

光日晴與平初和會委矣字查勘乃青化坊武家
寨楊守堡花王堡千佛寺張身寨東楊却西
楊却馬家堡于家堡力即堡附近渭河無梁
夏秋水漲沖刷民田惟青化坊武家寨楊守杜

家四處為渭水南黑河斜注入渭之處八月間降雨
連旬二水并漲沖塌民屯更地三十四次五十七畝
有奇張家寨候沖民屯地七十七畝有奇杜家
堡中沖陷入河楊家堡中沖陷過半共刷去
房屋二百三十五間成災甘肅亟須賑卹蜀緩
錢糧亟水沖沙壓倒車豁除而部書需索
每批必駁而次部費耗甚數倍於田價故官以
批為畏途而民納各地之糧民力不足良或
整完良累改重仍取償於民間以此陝西

大梁也王守節送四少青神為令過此港
百均雪內共後

十月初一日晴 濟州府同保定言濟州鄉令書黃河於
八月十三日由壽州楊橋決口沖刷河堤三四丈天洶東
南深浸五六十里我七八十里直冲中年尉氏拔溝
西華高水用口^八至^八處^八徽^八縣^八州^八阜^八陽^八太^八和^八霍^八邱
壽州風名依速風陽南盱眙入江蘇昨甯樞派
巡法澤湖至清河分而為二一由揚州為實
常州昭文通州一由淮安府東入海 廷議塞決口
賑飢民撥巨款不知何時能挽也既倒之糧潤也
初二日晴中丞自德德來書榆谿河兩堤沖刷殆

盡固由水勢異常上流前修理未善以致礮石
峽西山及石梁水漲竹最著於中梁一石礮通之
西流並於西山脚下鑿一洞使水從此出免致泛
濫此舉甚妙惟堤身均沙與梁又在河心極下
之區水從草地而來出洞後收束愈緊其力愈
大何能持久以此不能經久之實在情形也現與
道府商籌西岸原有沙嶺舊廟築堤東
岸只竹隄一道工撥九邊城舊址下拉老河堤
至南門城角不過六可餘丈業已出險較之
竹梁等工程大為節省且可經久計河出口二
修新隄三可餘丈東面民渠尚可修復西面即
備成亦不能過河可作罷論統計石料柴柳木椿
各物除前費千金外尚短五可餘丈生理工仍信資
操營兵力 河南團練令倪德齡字刻下昨度
武涉沁河決口冲澗街輝滑濟等縣為東堵
塞年數

初三日晴乾州字扶風所獲各供劄乾州城署
案扶風未字撤使訊報高州拆所獲各供有為

陵鎮安劉某中人車馬會匪散使州訊毋庸
分解以汚疏失近奉盜案既每涇州高陵長
安花州永壽高州高市鎮安均破獲惟同
官一某為立姪併

初四日陰名書院前列十二人覆試題目默化書
看碑賞局不拘討賦體款又論法周易白
讀異同致不限時日交卷請試生以窮經也
初五日微雨會於南院閤中此日入城陝西
差縣自里民局改程弊一清行之年久不免復有

小耗要在隨時聲別而已近日委負四出官紳若
委查永壽局孫令美春字云查兵丁某等項已境
名之費甚多如傳單寫自行者價而給價甚微又
有傳單寫運送軍裝車馬由去并自行者價而
用車馬才兩僅給鈔數千既已給與並未撥局印
領又不便入賬報銷此特言與又各地方官之派差
席額支已不敷用且驛馬佈署內喂養每支不
足每年賠千餘串東挪西借百孔千瘡而永
壽地祿五里進款只有此數將以何項賠之在憲

有從居於閩屋禁立民之脂膏而多矣目覩情
形不能不統籌全局富里財不天降不出之官印出
之民將來撲去交卸虧空累之至查抄學進而後
已雖去巧取閩閩以彌其缺縱者竟後按法懲治
而民已不堪命是今日累官之政好東場累民之
政也昔年滯閩諸減差缺後來兵車紛鐸
甚多訪賤而閩書火迫遂將民間騷馬牛驢保等
候差有候至數月之久其比兵來不遂於用小民
又以重價雇車應之慶時失業敗產傾家

控悔法減之心行已晚矣居今日而論里局之
首判公私而已其私也遂奉為正不可不
以也由事六似可原何憲台不事想其嘆蓋此
官紳不能祛終節永遠違守云其言正為對
切而眾疑苛刻之終不戒也

初六日陰將軍以下道中必於小部

初七日微晴初泰中丞述北山精形古畫內歌

雲水都轉玉玉注訪之錫左文憲祠

初八日陰晴相間遊玉水於徽署出所著讀跋

論三篇煌煌大文然此事與世為感意如空言
不能過也中丞未議人才事據所見對

初九日晴中丞召而曰論以事畢出朝右書

言禁烟苗不利中丞因言只宜行之以漸守之以恆方
伯言不詳入官麻款款稱論終之以區區益生平所接以
取者去其此一端也日出而注日入而歸於股以能流論
六官場苦境然苛政如市吾不能救餓一日糧
難况使民終年餓乎可慨

初十日晴奉神部劄行數天豈具題光緒十三年

丁亥十二月十七日己亥望月食多該部內一體救護
和厚內開法西為海月食十六分四十八秒初影寅
正二刻十分食既初二刻十分食盡初正二刻
一分月分地平初正三刻七分常食十四分三十八秒生
光后初一刻六分在地平大後圓后正一刻六分在地
平下是日五鼓陸將軍巡按恭詣

萬壽宮朝賀按院免朝參

十一日晴官由唐山以所藏雅宜山人自書游色

山集小楷冊頁詩宗廣鮑楷法純是黃庭筆

五經堂
意五經堂亦精潔初刻不可得見名人手蹟識其
田筆之妙分雜稍過之帳但視其間架以名蹟筆
意參之不啻見初寫黃庭也張榮字柯亭畫冊
亦能字不詳其人樊中門所藏王夢梅臨法家
畫冊的是真蹟楊龍友畫山水畫畫光起好
去多學少識以以此冊人言文敏書字元字畫
名世昌以為贗也誠佳物也而中門曰之珠璣一
處兒理愛非宜書非摹之亦予命署臨_款使
異日依信札真

十二日晴閱邸抄西江督撫命袁子河匪匪志臣
以水汛南宜守舊工亟籌台澳一疏云八月十
四日河南鄭州黃河漫溢水患入淮臣度士杰據
到電音印特電各委道弁分探水勢臣核探
派候補黃祖級吳修敷查看各工相機布置三
飭派楊廷楷湖廣工擇要加築臣竊駭聞臣即
飭司道查酌水勢等情備按印臣國卷二十二日初
楊州核員李鴻章電付寄 疏從緩北上查看九
工二十七日到清江浦臣已電署士杰核到各河督臣

運黃陂內稱鄧州漫口漸沒奪溜正河不時淤塞只門
刷闕三可修丈深一丈七尺等語因在浦連日而高黃
河全阻既已入作一旦漏添難住洪澤一湖改由黃河
改道入海口途與黃河相投查黃河洪澤湖為淮
水尾閘作揚而府又洪澤湖之下游每年淮水
長黃湖阻吃重作揚六爰之可危今以湯輝之黃
河運注亦不危險可信於身常黃水入淮所以
皆作之舊路印當以防淮之注防之現在臨湖壩塌
積土不極及稟運河東清等壩且志飭該管各

廳趕緊修築其高寶一帶情形尤重該委東西地
段雖已擇要修整惟平時可緩之工今已變為亟宜
六經和飭任工局日急加意培培以防泛溢此修守舊工
之大概情形也查該水不外宣防二策而宣之為用尤多
洪湖出路亦有二要一由東清壩而進河一由神手
河而趨高寶洪湖然皆由運河入江倘宣洩不及必
逼留為新是壩由下河進運河一區惟是入江改道頂托
入海又阻港窄之去大壩特至不礙不於湖之上游多築
出疏二條分支宣洩之應嚴下遊之壩稍輕表子為人之

身家性命為可保全據徐州邑段結村探庫議稱
源亦有成子河一道南接洪湖北出為黃河又北為空
地又北為中運河亦就成子河大加挑挖通於舊黃河
耳於空地挑挖河身使之直達中運河兩岸各築
隄一石即引水浸之水由揚莊舊黃河至雲梯岡
入海此洪湖上面亦開一古路也臣等現已議定分派段
結結理一面勸估一面興工以為分洩大溜之計又署派
揚海道劉鍾靈廣集眾論稱清河縣境內有碎石
河一區西接湖濱之張福口引河至達舊黃河曰治七

年前清自疏之為危挑濬以分湖水臣等將碎石河大
加挑挖亦可引水出揚莊舊黃河至雲梯岡入
海此洪湖下面亦開一古路也臣等現已議定分派劉
鍾靈徐文達辦理一面勸估一面興工為急救目前之
策一俟兩河無礙即須堵閉順清河使湖水
不至闖入運口以順其東出揚莊之勢臣等此不之舊
黃河底高於湖面相控甚難工費甚鉅中運河東源
太多因憂固垣修守吃重務以求減黃准合流之感
漲以保東下河農子為之民生不日不竭為人謀力

西人只點五乎抑最五乎皆由五以惠人一念而出
呈都文了

十四日早晴晚陰雨到果敏曰祠曰李梅侯等以
移對靈仙先生祠於湖廣會館之旁以果敏
占馬土在祠皆立確例也靈仙自有千古不以一
祠增重又豈必依傍會館始有祭享乎梅侯
又言者為靈老語謚此者極於廷身自有志
事而無可言之人不言之時也

十五日廟者柳系出日所收呈祠經兵趙直科控
方子未共拐謀財害命等生童驛控委負趙鑑庶希
周子及祀控教甘黃時中趙証皆收言也以教不似縉紳
之流習為詭訐其批斥其究是日陰

十六日陰午激雨甚甚即報河南四柱倪文蔚水災
工賑疏略云鄭州浚口有溜橫行分三邑灌入雲夢以
東直朱仙鎮西南經尉氏又東會滎河而注周家口經
荊溝西平高水淮寧項城沈邱各入於淮以流
至皖以東趨洪澤湖是境大端也其泛溢三旁及吳
岡對岸之鄧陵祀孫通許陳州屬之太康歸德屬之

庶邑在孤水深三〇尺及六七尺不若房屋向有倒塌
焚人口為不若多非大海經の地水深有正一二丈其房
屋人口現在其陸者其知能為尖三起首僅東北兩鄉祥
行身而南兩鄉被空內中只餘其西偏之許州沁甯府其原
東偏作住府屬之許州等處其水均未淹及現在其廟
均已深沒就食難民每系約有一二萬人及女子人不等其
日亦有地係購屋冬令多福席棚度備棉衣以禦寒
其中者弱婦也者有一飽其不精壯男丁唯耕在期屬
一季日久必生他志一修函往煽誘即思歸生事端故

於此法安置其以工代賑現其挑築陸開掘引河
均須雇募民夫直至天工無需工更安與臨時
救支何如以此長支各需相承督率便於稽查且現
擬招募壯壯民及立距工以百里以內者先給二千五百人
編以營制保以工作名之曰工賑營平時治而歸家
家口能而修運而補賑賑之不足將東天工告竣選
作較易且仍飭督率之武員於此項民夫勸督板外
加以紳紳仰副知是更有整之至云 詔允其請按
中是此疏籌量用至於其開賑局為未善設而州

孫賈積料多不費便擬派仰民勒令自給運送到工
其運至工決去委多是後復索費不收民間未被災
之區以疾首感額殆不減於災民中亟我未之念
十七日濃陰至子正後明月出之光儀如白晝生
菊披片時人聲寂然鳥鵲繞樹繞曠心清不
知身之尚在塵世也

十八日晴日氣愷烈德兵禁華於剡山事屬以
漢中興而解會登名匪自禁未屬報為生應於河
中似劉天詒者會道府等

十九日晴 閱邸鈔粵東御疏廣西添設太平帶順兵備
是一矣以太平府全境登上也州小縣多通判帶順款
上重於按帶太平府屬州州州州為巨縣州小縣多改
為鎮也州屬於州州州並添設巡撫庫大使一夫經在
閱稅疏務 已格中司各府各縣於城隍廟舊版也
以日陰初泰論與平水安予輸或不金助之此有益於
吾民也河南賑捐六輸事不金也以此救災恤鄰之
誼杯少事之新未必有益且聞豫賑捐未為長有
六未為及民也

廿一日沈陰澍雨天寒如雪閱學律館律書五十
本同宮崇山祝趙連科授案

廿二日晴暑後局是閩山陽令沈啓黔字子月十
五日會匪首犯張廷梅印汪談梅就擒此賊入平
原不過半年安置碼頭延于餘州劫案迭出河
馬渡長安高州獲盜皆供張廷梅主謀身不上盜而暗
中布署千里累應實為秦川隱盜孫堂贈行先法
其碼頭盜堂今得梁魁平陽郡品以此或少傷
請字 方伯言人語身兩入不相應之曰和而不同三則小人矣

廿五日晴閩人述河南采料者以爲之慨然星日大雪并
廿四晴彭下田福孫送秦安今乞假回籍自以布
赴任自此汪錫齡芝山自安徽行甘肅餉銀已
此約以杯酌汪言河入淮後水未出槽惟入淮小水
水口倒流不免受災彭言河海分入淮水如小口
只以甚緩江有由電以任甚速而辦循守舊工第
開新疏宜防二策均收實效水可出之要居氏早
已遷移受災亦不甚市此國家之福生民之幸
亦亦種田實賢於豫接也

廿五日晴棚泰爭論執法之官不能不據律

例辦事耳

札與平孫為指助賑款事

廿日

查該社九月間謂里三水異常浸淹據稟朱令

方會同該社查明青化坊武家寨楊守杜家等

沖塌民老更地三十四頃五十七畝有奇張家寨被

沖民老更地七十七畝有奇杜家堡係全日沖陷入河

楊家堡全沖陷過半刷去架架屋房三百三十五間

值此節屆隆冬災黎棚柵野爨啼餓踰實深

堪憫除由該社核撥義倉粟穀並請司等款

移賑外本司捐庫平足銀貳千兩助賑交委

王牧帶去與平孫交郭令散放令札該社到

該令即查明被沖田屋實戶分別核實認真核

撥銀兩均勻散給仍將領領人戶開摺呈報以備

查考切實札

廿六日晴夜夢西方火起急呼家丁向所林大街

道覺而家丁竹側曰夢也遂起也夜先至東

局次至南局方與妻負該更來拆琉璃廟

五

火玉廟分闕火在城外遙望火光恍若夢中
見六一哥也穢爾不乃出生西局道更詢
火滅乃返五鼓冬計焚屋九間皆舖民私宜戶

廿七日濃陰都寒山中宜己宵冬果苦居地
我呈而獲張廷梅指甲及彩布板片書
函善營兵獲靴而仰山陽知令探為已
獲而焚兵遂獲而仰山陽知令探為已
仰山陽冒功形多賞營兵戶知方君採以
日五人各以項羽一體高帝皆侯之可以為例同

貴皆笑

廿八日雪訊趙連科控案

丁亥仲冬廿八日大雪照各依法

相命今夏交出華省兵戶庚壬初帝儲音豈
知吏是食苗胤遂使民期如賦芋粗三補歉
琴回日勅台年弊以一朝浮使具任者回
天力瑞雪形占而物也

廿九日天回雪止除化積地為春寸餘晚晴
印南山積雪當家不能出也連日訊

趙檄案呈出方子未筆據出情已確揚
允其因財謀財斃命別呈一人了
三十日昨復訊趙檄案閱律考

十一月初一日晴廟香榭泰源粥園殿已
報明各字二方有奇尚有積項人口東南
北三局常粥北局最佳東局亦可南局
三粥微鹹水不甚好粥又太清令總委借
論之區署受呈詞已日晴矣始日早餐
判文書畢三鼓

初二日晴閱字律館書李華亭赴肅州鎮
已此不^若同劉雲仙中丞注大渡以華亭在
唐澤波軍中予名玉前語日汝讀書否

取語中丞此健兒有英雄氣他日名位出澤
波上又取華亭曰善自愛今相見出計
事予不甘記性華亭又言自取予與
老言不使做坊事少時教人放火蓋此匪所
政耳聞義能徙出似音用孝侯

初三日晴方禁門未論令將與子交出師案父
子於子育之以仁對之以義教名親法雅慈父
不飲底也邀李華亭飲話甚快以取銅井
証曹江作家書

初四日陰有驟雪之三日家書重與師訪法未定高費
把抄銀一兩易鈔自十四五子五七子不著有鈔票現鈔
票現鈔之分現鈔中又有七鈔期鈔之分鈔市不齊
物價亦因之無定放債還債更互睥睨日用沈沈稱
貸更不易告助者係一無以應之皆口舌難起誰可度
支乃賤之若此小人之使國^考家當害甚正當降日夫家財
人深之不藏也此小人方自命為君子其終堂屋而致之
不物京師市序受其害少厚也夫

初五日陰初泰論賬類不仁者憐之予復指成甯長安

未報可而彼憐不乞糧名厲更歎不休也夫嘉字獲
遜山陽字訊張廷樞供未定不乞實據已為馬勇
所以耳 兩日顯實速要疑者當

初六日晴 先君忌日自丙寅迄今二十二年矣學宮
名宦祠無生忘日祀禮有嬰事初有祭紳庄之
不敢參也家祭謝客沽飲仍不敢停有刑責
此使委吏刑

初七日晴 錄囚有共夫出婦回謀殺奉夫共婦承
招而共夫翻弄妻之獄局承審同官獄共夫與婦
同謀殺奉夫原訊共婦主謀欲句犯供翻異
語共婦實不乞謀殺情事語當有可輕者端
原調同官令共鞠共婦不乞情而故入之不可
也共婦乞情而輕從之止也夫原詳細審實
初八日晴 五鼓 朝賀天明赴院掃祭 先

禁僧尼男女混雜示

世以僧尼祇係出家男女之常有別乃竟持在方
外互相往來不乞檢恥近日僧人被殺尼菴實
而罕見並聞有僧尼菴寺帖請高僧男女混

新法不嚴禁將為風俗之憂為此特申禁示
諭嗣後業井修戒他尼不准同日不准認作
同戒弟兄不准伴送潛入尼菴亦不准尼入伴
送寺祝延請齋會如不准男女混雜責
嚴保甲稽查倘有不遵如子責驅逐鄉
約地保容隱不報責懲不貸特示

初九日晴

初十日晴初春趙孚氏來言樊雲門丁母憂安
此曾助款息久之李秀花者咸甯北鄉草店

村人李吉北之女也幼字他底却貢生田永治
之如田金元七月金元病沒吉北匿不令女知

女微聞其事請曰金元死有母在守志者
始當赴喪事婦三月女不許慮吉北有他志

乃潛製孝履往夫家吉北遮而返之加筆
女似藥未絕救之以生初月榮師存告咸甯令
令以告予予曰秀花之死庸他貞也吉北不從

其誘田氏貧也烟火貧表以貞成孝是在以
結五十餘年君方仍孝君在可結風印願其五

十綉便令送秀花柳田氏

十一日晴自新雨成命藩邸歷田祖培延匠招考
差治織帶之器咸備注祀定十九日開祥樊
中門成朕注奠

十二日晴閱字律館考五十本

跋快雨書怡情帖

羲題翰墨怡情夢梅先生所自署也先生考
出東海以海泰以蘇黃筆意通自成一派此
臨唐人五種中巨川告身信雲二帖尤勝所語

本家筆法也自然也

十三日晴得白雲老人張怡畫錄方望魏白雲
先生傳於上方白雲即末高士隱居攝山真
有廬古之洞之標畫仿倪迂只語琴瑟
殆又子之書畫軍傳於世吉光片羽殊可
寶貴閱十年不結之累偶得竅隙微西
府祀

出白雲先生畫幅

錄方望魏白雲先生傳後
考小詩志快

老人通臨白雲間只有白雲時注還

畫題周
吉六師

白却道山中少薇蕨聊充萬葉遊畫陰

山自題山中無以為
歎字以此為最

兩鹿隨身下及泉著書惟恐姓名傳

竹言先
生著經
說述論史子莫可卷製兩巨鹿感之日身
一鐘偶
以寄居年耳天俗隨推下空矣

彷彿迂筆有似潛齋出大淵

晚樊太夫人聰云封崇德公副蕭賢穆更

頻年登報後如備福自然含笑遊

東扶去去去去去大孝以忘家世同官與歎畫

蘇雄

十四日晴汪國初權宦平喜也張幼異權榆林東李

脩德權葭州不樂人情大拉皆生哀哉去東廠散

粥正齋

題萬歷三才詩畫冊

楊龍友畫
陳眉公跋 著香光題

萬歷三才相仍仲就中祀友節尤奇有如翠

簪凌千尺不似尋常布粧李臨

書字書名強區別世向誰是好真祀

信父以此冊以
為善畫人以
畫元宰畫是與昌之法
能三意誠實行在津地凌飯 天樞愛畫能精識珍
竹裝也歸樂山畫

玉女峯前水自流
光自歲卯壑筆生芒
誦友自述
偶作此句

不取玉女峯
老夫解道不解空
有千山撐我腸

十五日晴廟者初
未辨初一加釋
照刑食星之更

中丞不可予不與
爭論唯曰查實
稱上東耳毛子

林以所折元楊文憲
遺文來以李雪生
便以書來予

二病其太略命
理檢屏書說評
兩月餘哀於成書見

知楊字善而為之叙

元楊文憲公遺集叙

李君平生襟所
陽訪得元楊文憲
公而授于先生

存揚遺書其友
毛子林子林因采
遺文為致賢之

予簿書期會不
遑及也付諸家塾
使檢屏中

致證久之見
瑄以所評百十七
首文十二篇依

四庫目錄載
昭宗廷仗而編
遺稿書式以為二

卷文憲所撰
山陵新記別為一
卷又采其書而

紀碑什以文
事實刻之卷首
集新世余年謬

附以卷末
未知孰復遺稿
舊紙而文憲生

平字絢初
謂大略具矣
致文憲在元初
與許文正

楊文原
茶壺齋名
博學敦行
考時稱
向西夫

子雅在金陵試不第至元始變志於不宗固金
之倉典書舉人嘗奉表乾陌二州軍子也西文
定錄文憲於國學編中而同時高陵有書禧
其志稱世高不仕之節孤身齋程險畏謙之
乃遠而不錄此以文之有顯有不顯歟然知文
憲之集亦及文獻之所宜徵考其高而久之如
古勉見書以進呈於是乎言

十六日晴天寒南山隱約可見白牀清輝
會炙羊一夜譚
田香花市中變情狀

十七日晴接見府廨州孫八十餘矣無不識其矣期年
之久乃能及此佐雜微員而亦不能識其半也

十八日晴成功孫衣令者權實錄有和加新釋
和流島銘遠例用刑身復讓命並改移月
日暗使書吏冒名頂替經推各字揭有某
屬請撤系中亟不允此等徇私小人亦在
高位殊為可歎檄西安府孫治之

十九日晴立口持署官廨亦唯責使正使嘴
箕熱拉畢嘴尔瑪熱納副使薩尔達京一

的熱克沒拉蘇畢達爾大河八名小部六
名陸帶兵十九名跟殺十名共進呈貢物重
二千六百五十斤陸部李希玉三萬七千七
百餘斤在川用文八百餘名護送安久有被
匪自來者入陝供應稍減且每站程費銀
數百兩之多州縣官請巡檢奉委然如乘
遠之道也致廓爾喀自原歷中始通中國
花曆中經欠子福原安海以陶察事師討
平之後始遣使入貢是光中洋人犯順

國王表請由該國進兵實我西域屏藩也近年
印度為英所有侵及廓境有洋兵駐札該
使由諺言：我中國藩屬暹羅附入島夷
朝鮮憐於俄日越南屬片緬甸作般昨廓
爾喀為稱敵順羅摩控奴有不以不從權
去俗吏安念大計哉 今日自新而開辦
譯文章程另錄

中外情勢系有爭事不必爭者有必者爭
而勢不能爭者無識有和皆社稷生民之

卷也

廿一日晴以合肥相國書十四日奉

旨以彭年補授江蘇布政使地大物博素稱

難治蓋以黃流南注時會難却口為未與

上合就無期春汛一玉作揚一帶不堪設

想范村承乏其間命不暇悚懼

廿二日晴賀五立門悚惕在心方仍發於淚下

語此後恐不聞直言也予與秦官民相白年

餘以素情形方熟慮將捨去昌陳悵於

廿三日晴

廿四日晴欲局鞠張鎮梅曰實秦中言此會

匪頭目共黨或考解散聞閩稍安於官吏

莫不恭行往事姑息亦難保無事也

廿五日晴綴泰以檄西昌府訊吳正劾稿呈閱

此獄延及十年案積山積反及推存如以窳

窳治獄殊不易

為不曉民起而推先生畫梅

鑄石心腸似一廣平當年抗疏入承明

初元先生官位得疏陳 聖子 聖法之要 台
見白堯舜何有及對日心堯舜之心形堯舜之心
即是堯舜 上青骨 賦才直筆 向評陸都
見 先生子孫

共梅花一樣清

使只讀畫魚柳鄉花事迷蘇雪去涼我

白洞危山畔寺為馮驛寄一枝芳

廿六日晴中出觀子初以背書法已刷至五

可餘丈表頭並非正對中間又起離少繞越合

口原七十餘丈仰須糶料一畝八千槓每槓約

五十車現在已有三千槓原積存至九千槓

按能開工日以千車計一月僅缺四百槓

未易集事是日左降民署中上遮甘

肅安肅道張其其濬至臨周付印定越

南邊界設保藤邊事頗生

廿七日晴閱快法權漢臬駕輕就熟於

地方有益之舉力除糧甲者積弊絕之

者殊難與人閱之係智錫界光也

廿八日早晴近日天氣太暖閱桃李有著

花如麥苗太長必春收減色農田方盼

雪澤午後復時祥尺西屏賜訪
先日陰似有驟雪之意未能成霰檢點書
箱已一百五十餘箱居讀皆眼少行李皆短
多陸程殊覺為累

十二月初一日早晚陰午晴中丞以雪无不降論
府孫祈雪廟香綉帨呈張鑄核供詞議具
掌該正法並為果副將請功獎飲既解氏署
中觀王潘合歷書畫易雜書配又請名家畫
幅以徐昭信所畫詞丹山及孫名氏石湖圖
為景脈

初二日陰已見微雪祥奏咸陽孫表介

初三日午時雪至午乃止除融化在地者三寸
餘中丞召予與藩司糧道宣示部文到

請旨議以陝西是極果司孫英却權陝西
是以願行危權權儲貢小魯權權道
初四日晴奉新志茶改香菓也

閏初

且樓頂戴祀光謁長官打同僚存分始歸
初五日晴術系方伯與中丞論事未決以
去孰爭之實爭而不必爭也予戒方伯云
吾知事以辦事不盡為同而與立異事之端不
可輕發、必必高吾但堅持彼非昏謬、存者

自始是有閩係之付始終不悖乃所以去孰爭
耳且且君子自反之義志未可自任自用也

初六日晴懷遠招飲

初七日陰日色佳也極謝降雪於城隍廟隍
州初初二日雪東來州初三日雪止
大嘉朝邑分至初三夜皆四五寸自西南而東
其可以悟天地之氣運行有次 閱皖鄂不以
雨雪窮民有眾如生乃其以而及邑因派料報
報批長吁可慮也

跋王雅宜楷書游包山集冊頁

柳摹王書及人經石隙若拓不可得

見雅宜此冊河東心正之喻右軍筆陣

固並泰精評游包山詩見集中向古異

因茂和梨集時改也

初日陰林仲昭字使入城拜招孫且請親

視九日刁道著孫英却於別山堂並約仲昭于

述社工部祠事之陳仲昭有條足後因定

十一日注也

初十日深陰於雪樹系唐郭生與某書前

素聘東洋礦師現已到宜上水運滯計六

月望後方入漢境撥於冬月初即赴昭通東

川曲請三府貴州威寧一帶相度開採銅鉛

各廠侯有成效西南兩邊再以此推行大政商

本高辦官不與開每廠委負只備彈壓保

護不盡底本以杜虧欠此外紳民兩開子廠一

係見銅費價不抄不扣不增難又寬給通商銅鈔

版委使自餘利以此兩在英人皆肯開辦子

敵多銅自廣矣大極中向來辦法專利
於上法網又密其實中節中飽軍興後庫
帑既絀及後歐戰外省富商大賈以各件利
且有後慮果不且不來而承辦之人仍復因緣
為折石以游理十餘年憂無起色之舉山
澤之利溥之於民一切簡易不為繁苛別中
他務便及生成致匪早困難逆料似游片
尚不大深

十一日陰盛仲昭出城大霧彌漫至杜少陵祠

少頃味淡小魯玉蟬危遲、始東分先盛
塔矣唐槐古柏經雨務不鮮似亦有豎豎魂猶
之立飯畢未刻始登知落原天色漸開
俯照平川南望詠原仍未見終焉也過雁
塔小憩入城已上燈初矣判讀玉三鼓乃寢
十二日微雪閉新舖一家

十三日微雪入土印化雪氣濃天甚寒遠
更必有大雪續閉新舖一家有舖中本
已虧多出於帖閉門逃騙亦有函往遺言

取訪振橋閘南去並有舖本未虧而自造
謠言修振橋彈壓希圖減銷漁利去種
不一論而保甲安負分別片之

十四日淑晴復陰釀雪未成新店續閉四家
市人惶惑巡邏乘機滋事函請城守營會同西
保甲查拿彈壓已初加嚴翰林托令許告廣永春勅五請考

十五日淑晴復陰夜月朦朧廟香樹系請中丞連
洪會首張謙極以裁區堂之意

十六日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雪

道貢小喜旅望道張鏡梅伏誅

為顧姓谷書其具深參額係之以銘

十出就昭玄亭就某園中子耕六遇時清士東經義

官司刑名似賢者勅是程是程告甫後生武亦老成

十七日雪約三四寸午後微晴夜間口積雪十三日卯花整鄂雪甚

大北山相取六初三日雪未甚日收獲今年月三食矣

十八日晴終南積雪與然解明夜有月

論向中書院滋生

奉司秋向覆試寫材滋生交到詩賦十二卷或

寄之趙遠或切采高皇世猶以此止均五觀

覽王殿降薛秉在名獎訊四而丁士哲信林泰

在獎銀叁兩雷聖向未就林邦也

林王專岳李崇令有葉祖和名獎銀二兩經考從

立一奏之不合體式不及行矣奉旨益任以來簿

考少暇僅於月祥偶與師生討論不獲為窺

師生之長一一為之指示門徑適遇官以言往

秦中在父舊治閣中書院至舊遊之所不

能忘也今括憲及此嘗以為師生置書所以待

生也古厚厚望於師生者至大且遠師生之自持

宜以古哉夫學問之為不外持約而言持必字於

文約必指此禮問有持而不能約去矣未有約不

由於博也亦有司行矣他日問諸生中持字敦新

或海學以明道成行義以淑時占字於有聲而少

傳於後是則存司而課時去此生勉旃

十九日再擇字律館可用可造就人才開學泮院

其缺補缺去恭漱后

廿日晴是日封印校事開印自下而上封印自

上而下已刻羣官集南院俟封印畢佈署
封印已亭午矣

二十一日晴檢點几案聞文字不覺竟日

二十二日晴初店出擁擠請兵役彈壓好高又
信兵役之勢以欺吾民短陌自盡十又修新

小初莫敢詐何委矣注查有不暇去而行

街市過初店停典抽查始多照常交易

二十三日晴立春同僚招飲音聲樹軒返署而

方伯旋至促予知集令答以將去任且令有

謂方伯意不憚移居蘇柳中以正室婦
積初恒唐氏

初四日晴初店有吏承玉連於西門自南門入

趨而過語初店尾玉之館見之而艾亦二

玉言博中道少告某以解會匪亦極速也

法仲飲我於溪園口而陽太守濮長書士

書趙子斜高節病死也謀斃也

廿五日晴初店有初店姓石表鶴洲毛子林子

靜趙琴生萬成馬譚西屏宮農山小集

蘇柳市解民間予有食饋食二器予養
用者游筭後詔聊當屠門之醫四座啞於琴
生崇山西屏藏高多換書畫西屏所藏張大
風冊最精又明人書畫便而與崇山西藏便而
冊子皆精以琴生藏趙氏族譜畫像皆宋賢初
琴生幻摹刻石子靜携宋梨書兩冊古刻一
枚其他書畫十種皆有可觀古歡滿者今情
同種魁者風塵中獲此佳會不啻登仙夫
西屏成高鶴洲詩先成

廿六日同官遊斐永於集團院塵也是日晴夜
陰不見星月聞拉鈔 弟師曰雪

為中丞撰解散巫堂典以自新告示

照得本部院前以陝省各會亦巡到京白誘放飄
結堂一濕事大為人心風俗之憂考經 奏定嚴辦事
程通飭各屬一體嚴禁完法重罰立予嚴禁輕
二錢繫錦桿 因法森嚴不容寬貸嗣因訪有
外省會匪近日張廷梅潛入陝境放飄由該情
事由陝臬兩司密商以營道飭各屬將該匪等拿

獲解省黃文西安府研審以破匪章李詒就地
正法在案惟查該匪首供詞極稱放出飄布有九
百餘張之多誠恐匪徒無意受其煽惑被誘被脅以
已居不少且陝省為四達之區南入二山向為匪徒通
巡測設況外來種地官民告傷營勇往來不絕此
不免匪類圖劫至間在該匪平日以刀兵疫癘為
詞造言恐嚇或稱災難相預濟困拮老誘令結夥
會集至如云在索珍而愚民每謂身家可以保全
希圖日後用濟誤墮網中及至已為會中與人

之說教以搶劫之事鄰里受其累害視其仇
讐追捕獲到良則殺戮他如後悔以及奉部院
仰體朝廷好生之德不憚苦口告誡爾等知
省惟以此自新舍邪正不曉謬為此示仰軍民人
等知悉自此以後不論之後凡此等匪類入會之人限
三箇月內一律自行投首將所出飄布等項悉
據有圍練地方即交圍首各圍練地方即交給
鄉約保正作保自首免究該圍練鄉保人等
聞知出首人姓名即將所出飄布等項赴地方

古板不到某印將出有人持而進毋存記以後
遇有詞訟某件不准再行牽控恐為誣字
樣如有刁徒妄行呈控除不與受理外仍仍仍
量德愛玉泉芳入會之人其前後後犯或不依
限投首是真有心為誣帖與不該呈真甘心為
誣帖與不該張是極前報不遠三尺具立法不再為
寬假也各宜深遵毋違特示

廿七日晴午刻遺經歷司檢奉 勅書印信文卷
移交署撫察使赴院奉命交却復用新銜

手版字見冊中以此家禮材之矣

廿八日早陰午晴

澹香高詩草敘

大典玉楷布先生澹香高詩草二卷每史詩一
卷一字點詩一卷試帖詩一卷二面有先生題
籤蓋手定寫本魯貝澤生曰秦中紙
為刊行乞敘於予二致嘉慶中先生與特
太平倉別以弊社社人有於一時其言亦師
與世涉極修覺生沈先生初友不若言著

論以為通乎兵法之紀律氣之金鼓精
采之鐘仗至於隨方布陳奇正相生崎嶇邱
山流石激湍皆存乎至如一心之氣集中討皆
法在氣感精采異常只古之禮節如李
唐用兵惟橫按之無不為意只試帖法伴身
程不識之聲譽士林最也又官轍所至紀述行
詳地理必多致證歲末旅館也歷訪朝鮮人
見之報知以今如雞林市人之賣金山集亭少
讀先生試帖之意必長於古者行歲補志

訪不遺無不為之良澤臣日觀中多
可采不志者之情者時不友見也

此九月晴風甚大而不寒天如雪也

跋蘇高書冊

蘇高先生書宗歐虞而祖王故致訂金石
於聖教蘭亭而敘廟堂碑化度碑亦
甫以公諸帖題跋尤數集中化度寺碑已
表跋而予家藏化度舊拓及碑圖書跋又
字集中為多未載去年從李伯輝見先生

書蘭亭序及六利本所遺此冊致樂毅誦詠

本願未以迄列為表圖於後本館未印生雅之精也似呈致江都吳本之作

後為嘉之書之則為先生存稿之特之復

初高集之至此篇皇朝氏刊集時散佚每卷每且

鈔輯掌刻依法應訪以此相示用祈而返之

三十日昨日風大入夜雪起子時大雪至午仍止

早至赴院正殿飾珍甲滿天飛也雪止日

出祁寒乃至此雪於春有益信風大且初

高田吹玄任田則被澤矣以廣南書

湖北已獲祥雲香清寄于上郵務處
初家辦為生息

題畫雁巨幅 款署 伴山錄 若人詞一閣

畫景雁在前有黃雲伴後有白邊願之

妙絕之在予此幅為雁分飛以宿食為

態極好畫畫蘆則筆力奇了縱以橫出一枝

似与可畫竹東坡學之不能到也霜紅念飛

題畫詞不類然畫為佳亦無傷畫局程

讀古詩十九首矣必定其為叔系何也抑

為設立保甲自新所先行試辦擬章詳請

示遵事竊維懲惡乃所以勸善而舊染必期於自新本司到任以來遵辦保甲遇有不法之徒無不嚴緝懲辦除顯干律條情節較重者均飭照例核辦外其情節較輕者即隨時加責示懲惟思若輩致罪之由或因父兄失教家道貧寒既無恆產又無執業以至迫而為非甚且責釋之後仍復犯案固由素性之難馴抑亦教養之未至應即代籌謀生之計庶可啟其自新之機本司前在鄂臬任內省城設有遷善局察看犯人有堪教育者令其入局給與口食招雇工匠教以手藝學成之後每

人酌給本錢數百文令其工作出售積有餘貲方令保出計三年內
保出之人從無復犯者鄂垣辦理既有成效陝省亦宜仿照試行
當經本司擇定清軍同知舊署空院一區捐發紋銀一百兩飭令
咸長兩縣修理完固旋即派委候補藩經歷田祖培領費製辦應
用器具並招募更夫書役去後茲據稟稱修理製辦完竣擬即酌定
十九日開局除詳擬章程另摺開呈外理合詳請
憲台鑒核批示祇遵再此局試辦之初一切薪資工食口分經費均由
本司籌給不支公項俟辦有頭緒再行詳請通飭各屬各就地方
情形做照辦理總期斯民遷善遠辜以副

憲台恫瘝之至意合併聲明為此具詳伏乞
照詳施行

計呈

章程一紙

謹將設立保甲自新所章程七條開摺恭呈
憲鑒須至摺者

計開

一置所屋現擇清軍同知舊署空院一區修理完整共屋十四間院內上三大間內一間住學藝人外二間為做工之地西厦屋三間一間為置物住人之所二間住藝師及巡更差役圍牆一道中設柵門門外西厦屋三間一間設廚竈住宿廚夫一間為廁屋一間住宿書辦柵門對面三間為委員辦公之所院門之外向東圍牆一道中設大門有屋二間為兩縣派差看

役之地將來籌有經費再行擇基建立所屋以期久遠

一專責成所內委員由司於候補中遴選札委經理所務凡奉發學藝之人該委即按名查點登號註明到所日期發給藝師飭令學習按月造具四柱清冊並開造所費細冊呈司查核給發該委辦理勤慎酌量請獎如怠忽從事亦予記過撤差所內藝師必須技藝精良性情安靜方可令其入所教習書役等亦須妥實之人如藝師教藝不勤及書差人等不遵約束責成委員更換所內器用務令愛惜不准任意毀壞均由委員經理

一定所費委員薪水每月京錢三十千文書辦一名工食京錢六千文差役三名工食京錢四千五百文藝師一名給京錢八千文廚夫一名給京錢三千文藝師廚夫均由所給食至學藝人每名日給熟食麥麵蒸饅一飭四兩小米粥兩碗鹽菜酌給均由委員飭令廚夫給食開冊呈請給領如廚夫有尅扣減少以及不熟等弊該委查知即行責逐更換其院牆外由咸長兩縣各派差役二名輪流聽差局中不給口食夜間給與燈油

一稽勸惰凡發文學藝之人到所後即令隨同學習限以時日

學成後給銅錢五百文為本每日酌定成活若干如懶惰不勤於習鍊以及不能如數交工由委員責斥若屢訓不悛即呈候懲治至若輩所做之成活按日呈繳委員發賣除本計利積有銅錢三五千文即隨冊呈請取保令其自去謀生

一申約束院內以柵為界不許擅自出入派差守視每日飯食茶水由差傳送如有親屬探問只許在隔柵接談不准進內一切信函由看役回明委員閱後方許送給本人至學藝人有不守規矩不遵約束逞凶吵嚷打架隨時由委員分別責斥屢訓不改稟司懲辦

一示矜恤凡學藝人同教藝者夏則分給蕉扇一柄冬則合給炭火一二盆以便工作均由委員按時發給冊報請領如有偶患疾病委員查驗輕則延醫給藥重則稟司交縣取保醫調病痊送所照常習藝

一均勞逸差役三名以二名晚間同學藝人居住以防打架及另生事端以一名在院巡更輪流值夜每夜縣中所派差役內撥一名與本所差役互為巡更兩人往來庶不有誤



上海图书馆藏

